

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SILVER

[英]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著
殷亚平等 译

在亚非欧之间 地中海史

下

John Julius Norwich

最新修订

第2版

经典权威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地中海史

[英]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著
殷亚平等 译

在亚非欧之间 地中海史

下



John Julius Norwich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目 录

- 第十六章 马耳他和塞浦路斯 / 367
- 第十七章 勒班陀和西班牙的阴谋 / 390
- 第十八章 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 / 415
- 第十九章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 440
- 第二十章 围攻直布罗陀 / 478
- 第二十一章 青年拿破仑 / 497
- 第二十二章 那不勒斯的插曲 / 523
- 第二十三章 拿破仑走后的埃及 / 531
- 第二十四章 欧洲的殖民 / 545
- 第二十五章 希腊的自由 / 559
- 第二十六章 穆罕默德·阿里和北非 / 597
- 第二十七章 1848 年意大利革命 / 606
- 第二十八章 意大利复兴运动 / 618
- 第二十九章 女王和卡洛斯派 / 650

第三十章 埃及和运河 / 665

第三十一章 巴尔干战争 / 673

第三十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 694

第三十三章 和平 / 716

世系表 / 723

译后记 / 728

第十六章 马耳他和塞浦路斯

马耳他的历史真正始于腓尼基人。大约公元前 800 年左右，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贸易据点。令人惊讶的是，从许多希腊碑铭上看，这座岛上似乎从未有过希腊殖民地。布匿战争期间，马耳他的战略重要性开始凸显，罗马和迦太基对它展开了争夺；在马耳他于公元前 218 年最终落入罗马人手中之前，它曾几经易手。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马耳他的历史先后迎来了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和诺曼人。首先是西西里岛的诺曼统治者罗杰公爵一世于 1090 年征服了马耳他。据说罗杰截下他自己深红色旗帜的一部分，交给马耳他人作为他们的旗帜。马耳他人发现这旗帜太小，就加了一条白布，红白相间——还有后来附加的圣约翰骑士团的十字架——今天马耳他的旗帜仍然沿用了这些颜色。

12 世纪末，随着西西里诺曼人统治的瓦解，马耳他作为封地被授予了西西里王国的海军大将，但这块领地连同西西里岛很快就落入安茹的查理之手，在西西里晚祷战争后，它又成为阿拉贡王国的一部分。大约 1250 年，阿拉贡国王詹姆士一世驱逐了所有穆斯林——到那时为止，穆斯林已占阿拉贡王国人口的大多数——此后，马耳他岛至少在表面上还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下，直到 1530 年查理五世把它赠给圣约翰骑士团。35 年之后，马耳他将会成为地中海舞台的中心。

从 1546 年海雷丁·巴巴罗萨去世到 1565 年对马耳他岛的围攻，这 19 年间国际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亨利八世和法国的弗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朗西斯一世于 1547 年的两个月内相继去世，1556 年查理五世退位，隐居到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的尤斯特（Yuste）修道院。两年之后他也走进了坟墓。他把西班牙留给了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Philip II），把帝国传给了他的兄弟斐迪南；但后者于 1564 年去世，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继位。此时旧的统治者中只有一位还活跃在这个舞台的中心。尽管苏丹苏莱曼大帝如今已 70 多岁了，但是他的

体力和精力仍然旺盛，他的野心也同样如此。

在罗得岛陷落后，苏莱曼就一直悔恨自己对圣约翰骑士团太仁慈了。他把安全通行权授予他们，以换取骑士团永远不再拿起武器反抗他的承诺；但这个承诺屡次遭受公然践踏。很明显，把骑士团赶出马耳他的时机现已成熟，就像苏莱曼把他们驱逐出罗得岛那样。现在，骑士团在他们的新家安顿下来，但他们仍像以往那样，已经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持续威胁因素。苏丹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原因。马耳他位于中部地中海的核心位置上，是的黎波里（由土耳其掌控）和西西里岛之间的一块天然垫脚石，后者属于西班牙的腓力。一旦马耳他落入苏莱曼之手，它就为苏莱曼征服西西里岛提供了一个理想跳板，随后苏莱曼将会马上登陆意大利南部。

1530 年，当查理五世把这个岛屿赐予骑士团时，他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么？在自己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能有人来保卫他帝国的南部通路？而事实上，骑士团最初对这项

提议并无热情：他们早在六年前就考虑过移居马耳他的可能性，并派出八位委员去岛上调查。“这个岛”，这些委员们写道：

全都是所谓凝灰岩的软砂岩石，大约有6—7里格长，3—4里格宽；^① 岩石表面仅覆盖着3或4英尺高的泥土。岛上石头很多，而且完全不适合种植玉米和其他谷物。但它出产大量的无花果、甜瓜和其他水果。该岛的主要贸易产品包括蜂蜜、棉花和孜然籽。居民们用这些物品交换谷物。除了岛中心的几处泉水外，这里没有活水，甚至也没有井水，所以居民们用贮水器储存雨水。木材很稀少，竟需要按磅数称量购买，而且居民们必须使用晒干的牛粪或蓟类植物来烹制他们的食物。

无可否认，马耳他不是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但另一方面它享有三个巨大的优势：能无限制地供应光滑的蜜色建筑石材；培养优良的采石工、建筑者、石匠和雕刻师的传统；以及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港口。今天从瓦莱塔（Valletta）的高处俯瞰大港（Grand Harbour），其景色仍然美不胜收，令人震撼。毫无疑问，正是基于这些原因，骑士团在经历了八年的流浪生活后，决定接受皇帝提供的租约。租赁的条件非常优惠，每年在万灵之日（All Souls' Day）献上一只猎鹰。

骑士团从未忘记他们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医院骑士团。五个多世纪以来，照顾病人是他们的职责所在（*raison d'être*）。当他们在比尔古（Birgu，现在的维托甲奥萨 [Vittoriosa]）刚刚定居时，就在位于大港另一端两条长岬的北面开始建造一所医院^②。罗得岛上的前辈

① 实际上是砂岩，大约18英里长9英里宽。

② 这里的第一家医院仍旧屹立于圣史葛拉思嘉街（Triq Santa Scholastica）。现在是一座本笃（Benedictine）修女的修道院。

们在基督教世界很著名，西部世界每个国家的病人都曾拜访过他们。他们下决心要在马耳他岛上建立一所同样的机构，实际上，这很快就变成了事实。他们的第二个优势是防御：他们有条件优良的海港和海军防御工事。在一个没有树木的岛上发展船舶技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在接下来的 30 多年里，他们逐步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舰队，到 1560 年，他们的海军力量可能已经能和罗得岛时代相媲美了。当他们收到苏莱曼即将远征的消息时，他们的海军至少已准备就绪了。

当然，面对即将来临的危险，骑士团也没有什么幻想。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大量的援兵、士兵和船只，他们要在数量上超过对手是毫无希望的，他们只是期望从稀少且多石的土地上获得些许食物养料。但是他们也知道，对于被围困的军队来说，土地本身显得越发荒凉。然而，罗得岛离土耳其海岸只有 10 英里，但马耳他却几乎有 1000 英里。从北非来的援军可能不会多；而且很明显，苏丹的这支用来袭击他们的部队，却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整支军队大约有 4 万人，并配备了马匹、大炮、弹药和军需供给，而且食物和饮水甚至连做饭的燃料也很充足，难怪苏丹的这支入侵舰队被说成是有史以来在公海上进行战争的规模最大的舰队之一。舰队由 200 多艘船组成，包括 130 艘有桨战舰，30 艘三桅帆装军舰^①和 11 艘像大型帆船那样完全展帆才能航行的桶形商船。剩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小船，几乎都是三桅帆船和快速军舰。这些船只周围还有数量众多的武装民船，他们就像秃鹫一样环绕在周围，不过他们不属于官方远征队的一部分。

1557 年，同苏莱曼年纪几乎一般大的让·帕里索特·德拉·瓦

① 三桅帆装军舰可能被描述为是单层甲板大帆船和大型帆船的一个综合。它基本上是一艘货船，不仅主要依靠帆航行，而且还装有桨以及重量级的大炮。

莱特（Jean Parisot de la Valette）在 63 岁时当选为圣约翰骑士团第 48 任大团长。阿贝·德·布冉特姆（Abbè de Brantôme）告诉我们，他是加斯科尼人，很英俊，而且能流利地使用几种语言，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土耳其语以及阿拉伯语。他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基督教信仰拥护者。这位骑士在他 28 岁还年轻的时候曾参加过罗得岛被围之战，被俘获后在土耳其战舰的厨房里做了一年的奴隶。他全心全意地为骑士团服务，据说，“他能够使一个新教徒转变信仰，或者治理好一个王国”。信仰、力量、领导和钢铁般的纪律他都具有。他也确实需要这些来面对严峻的考验。

毋庸置疑，骑士团在君士坦丁堡有自己的间谍。当苏丹准备开战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拉·瓦莱特在马耳他挑选出每一个能正常行动的人为战斗作全力准备。他向遍布整个欧洲的骑士团成员们呼吁援军和物资；但即使如此，在围攻的初始阶段，瓦莱特所能依靠的也只有 540 名骑士和他们的武装仆从，还有大约 1000 名西班牙步兵和火绳枪兵，以及大概 4000 名马耳他当地的民兵。瓦莱特还下令从西西里岛紧急调动粮食贮备，法国和西班牙也提供给他们额外的武器和军需品。他把所有的水池都蓄满了水，他没有后悔在马尔萨大港之外的低地水域做了些准备，他知道大港之外的低地区域是围困他们的军队的主要水源地；在时机成熟时，他将让这里的水受到动物死尸的污染。

1565 年 5 月 18 日，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在了海平面上。苏丹对于因自己年纪太大而不能亲自指挥舰队感到懊恼，因为正是他率领舰队最终攻陷了罗得岛。他把指挥权分成两部分，海军由他年轻的女婿皮亚拉帕夏（Piale Pasha，几年前他曾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过杰尔巴岛）指挥，陆军由他的妹夫穆斯塔法帕夏（Mustafa Pasha）指挥。结果证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因为这两人彼此憎恨，穆斯塔法对这位年轻人的成功及其受到苏丹的欣赏十分妒忌。

很明显，大港的防御十分牢固，不大可能选择在这个地点登陆。最后，皮亚拉选择了在东南部末端的马沙西冬科港（Marsascirocco，现在的马尔萨什洛克 [Marsaxlokk]）登陆，这里距离比尔古有 5 英里远。骑士团没有试图阻止皮亚拉。因为无论他们想在公海还是在滩头阵地上阻止这支势力如此庞大的军队都是不太可能的；他们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防御工事上，他们从未期望从这些防御工事出来与敌人对战，除非在非常迫切的时候。土耳其人一上岸，就向城市推进，并在面向马尔萨（Marsa）的斜坡下扎营，在这里，他们可以对整个港口一览无余。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水源汇聚地，右侧有三条狭窄的小溪，左侧是赛贝拉斯（Sciberras）山峰长长的山脊——就是今天瓦莱塔屹立的地方——连同圣艾莫城堡（Fort St Elmo）高耸的城墙，它在最远处保卫着入口。

皮亚拉帕夏本来应该选择让他的舰队驶向南方（因为那里在夏季是完全安全的），这样圣艾莫城堡将不会是土耳其人要攻占的重点目标。与之相反，皮亚拉决定带他的舰队驶向东北部海岸并进入了马尔萨姆谢特（Marsamuscetto，又叫 Marsamxett）港，该港口延伸至赛贝拉斯山峰的北边。这里固然可提供很多庇护所；但不幸的是，这使他和穆斯塔法帕夏再次产生了激烈的分歧。此外，这还使其航路直接暴露于城堡的枪炮之下，这样一来，当务之急就是摧毁这个城堡。

对圣艾莫城堡的粗略考察表明，作为那种相当传统的星形城堡，摧毁圣艾莫城堡或许并不是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最大的困难是要拖拽重炮沿着赛贝拉斯山的山脊走将近 2 英里，而且是在比尔古海岬和对岸的森格莱阿（Senglea）的枪炮射击范围之内。要在这里挖战壕是不可能的；因为挖掘者的铲子在几英尺之内就会触到坚硬的岩石。如果要使推着巨大的加农炮上坡到山脊的士兵们受到保护的话，就只能从马尔萨运土过来，并用这些土修筑防御工事。所有的这些消耗了苏

丹军队的大部分精力，这也为拉·瓦莱特和他的士兵们提供了喘息的空间，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以进一步加强圣安杰洛城堡（Fort St Angelo）的防御，这是他们在比尔古的末端的首要防御工事。

5月23日，对圣艾莫城堡的攻击郑重其事地开始了。炮击日夜不停。几天后，最著名的奥斯曼海陆全能指挥官德拉古茨到达这里，他看起来并没有受到80岁高龄的影响。他亲自指挥围攻，在城堡的北部和南部分别放置了新的排炮，瞬间，城堡就遭受到来自三面的持续轰炸。到这个月月底，城墙好像随时都会倒塌。每天晚上，在夜色的掩护下，小船从圣安杰洛城堡悄悄穿过港口带来生力军和食物，返回时把受伤者带回比尔古的医院；多亏了他们，城堡才能坚持那么久。然而，一天夜里，一艘返回的船除了带回东西外还带来了消息：受围困的城堡派来代表团告诉大团长，他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拉·瓦莱特冷冷地看着他们回答说，既然那样，他会用其他能够胜任的人代替他们，并且会自己亲自领导这些人。听完这番话，这些人就惭愧地回到了他们的兵营。圣艾莫城堡或许会被毁灭，但绝对不会投降。

无论如何，城堡总共幸存了31天。6月23日，土耳其人突破了城堡的入口，原先的150多个守卫者中大约只有60个人活了下来。但是，所有这些人中除了9个人之外都被立即斩首，他们的身体被钉在了木质的十字架上，就像嘲笑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他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穿过海港入口漂至圣安杰洛城堡下面的水域。当拉·瓦莱特看到这些尸体后，他命令立即处决所有的土耳其战俘。然后，俘虏们的脑袋被塞进放置在较高棱堡上的两台加农炮的后膛里，开火射到圣艾莫城堡的废墟里。这则消息的含义是确定无疑的。从那时候起双方再无任何和解的可能。

现在土耳其人已达成了他们的首个目标。然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花费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并且他们精锐部队中约有8000人丧生，

这几乎占了他们整支军队的四分之一。他们还失去了德拉古茨，他在围攻圣艾莫的最后阶段被加农炮击中。他只活到听到城堡陷落的消息，他面朝城堡，“他脸上因若干迹象而洋溢着喜悦，他仰望天堂好像在感谢神的恩惠，然后就立刻断了气”。据说，穆斯塔法站在废墟中，自始至终凝视着这个被炎热笼罩的海港。“如果这么小的一个儿子都要我们耗费如此大的代价”，他喃喃地说，“那么更大的父亲要花费什么样的代价呢？”

当然，这位父亲就是指圣安杰洛城堡。它的背后是骑士团设防的城市——比尔古海岬，另一边西南方狭窄的入口位于森格莱阿海岬附近。这两座正完全被奥斯曼军队包围着的、相类似的半岛是否能防得住，决定着圣约翰骑士团的生存与否。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是穿越一条小溪（现在这条溪叫船坞溪）的一座不太坚固的桥，以及在溪口用锁链串起来的平底船连成的浮桥。在陆地尽头，围栏的桩柱已经被打到泥底。尽管如此，在圣艾莫陷落以后，通向大港的入口已经不再被封锁了。土耳其人的船只可以全程航行，只有来自圣安杰洛的枪炮会阻碍到他们。

但也有聊以慰藉的事情。土耳其人为了到达他们在森格莱阿、比尔古南部的据点，他们不得不拖着重型加农炮、背着弹药和日常用品沿着赛贝拉斯山行军，然后绕过港口，穿越一段4英里长的小路，这条小路只比通行运货马车的小径稍好一些，并且还要顶着马耳他夏季的高温。而且，正是在圣艾莫陷落的那一天，从西西里岛驶来的船运来了大约1000人的援军，其中包括42名骑士，均已设法登陆，一个星期之后，援军连夜行进到达现在的卡坎拉（Kalkara）——比尔古东北部那边的另一条小河。援军的到来，特别是他们不可思议地成功避开了土耳其军队，极大地提升了骑士们的士气。

但是战斗仍在继续着。7月中旬，一场针对森格莱阿的步调一致的进攻从海上发起。土耳其人在当地那些勇敢的马耳他人面前连连受挫，马耳他出色的游泳健将们把土耳其人从船上掀翻下海，在水中徒手与他们搏斗。最后一个隐蔽的炮台彻底击溃了土耳其人。在8月7日那天，一名西班牙军队中的意大利炮手——弗朗切斯科·巴尔比·迪·柯勒乔（Francesco Balbi di Correggio）——以目击者的角度引人入胜地叙述了这场包围战，他写道：

8月7日：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在圣迈克尔有8000人，在卡斯蒂利亚港口有4000人。当他们离开战壕时我们已经各就各位，枪已上膛，战场沸腾了……当他们像预计的那样攀爬上工事……袭击持续了9个小时，从黎明到午后，这期间土耳其军队增援的部队有十多次，而我们则喝着好水酿造的葡萄酒，匆匆咽几口面包以振作精神……胜利再次被赐予了我们……尽管如此，我们中无论是谁都因为受伤或是疲劳而无法再用自己的脚站着了。

此时土耳其军队的士气日益低迷。天气酷热难耐，食物和水极度短缺，以前骑士们故意用动物的死尸污染马尔萨的水井，现在马耳他人则用很多土耳其人的尸体去污染水井。到8月底，痢疾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奥斯曼军队的营地，那些病患在炎炎烈日下被抬到临时搭建的用于安置病人的帐篷中，成百上千的土耳其人死在了那里。土耳其人知道秋分即将来临，紧随其后的冬季风暴也将很快到来。穆斯塔法帕夏打算如有必要就在岛上过冬，他希望能饿死那些被围困者；但皮亚拉持有异议。他认为，海军比陆军要重要得多，他不能让船队在缺乏适宜抛锚地点和充足保养设备的情况下冒险在这里过冬。他最迟会在

9月中旬带领他的舰队上路，如果陆军想留下那是陆军自己的事，他们将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如果苏莱曼的军队决定留下来，骑士们还能否在困境中坚持下去还不一定。不过9月7日，他们的救援部队到来了。一支所谓的特级救援（the Gran Soccorso）舰队抵达，船上有西班牙驻西西里总督派来的援军——约9000人，虽然比拉·瓦莱特所期望的要少，但也完全足够了。此时，穆斯塔法也不再犹豫不决。瞬间，战场上的枪炮声和喧哗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漫天飞舞的烟尘，这些烟尘是这支曾经骄横跋扈，现剩余总数不足1/4的军队蹒跚返回时，不耐烦的等待船队行进时所掀起的。但基督徒们的损失也不小。240多位骑士死亡，幸存者不是受伤就是残废。现在能负载武器者只有600人。比尔古城中几乎已成为一片废墟，所有东西都被火烧得脆弱不堪，这确实是一场灾难。诚然，当拉·瓦莱特一瘸一拐地走向前去，放置他新首都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不是在那个旧首都，而是在对面赛贝拉斯山顶建造一座能控制住大港的城市。这座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叫瓦莱塔（Valletta），他当之无愧。^①三年之后，1568年的8月21日，他去世了。顺便说一下，他的书记员奥利弗·斯塔基爵士（Sir Oliver Starkey）是和他一起战斗的唯一一位英国人，参加了整场包围战。他用拉丁语给拉·瓦莱特写了墓志铭，现在在圣约翰大教堂内仍可以读到。翻译成现在的话是：

这里躺着拉·瓦莱特，他值得永久尊敬。他曾经是亚洲和非洲苦难的根源，当他挥舞神圣之剑击退了异教徒后，他成为欧洲之盾。他是第一个被埋葬在这个由他创建的、他热爱的城市里

^① 在地名中附加的“l”，对此没有很好的解释。

的人。

在这座新城市中，最先修建的主要建筑物当然是医院。像在比尔古一样，医院一直存在着，但现今，医院规模更大，有着更加宏伟的设计。医院的大病房长约 155 米，拥有欧洲最长的走廊（采用无立柱支撑的屋顶）。到 1700 年，医院可为大约 1000 个病人提供住院医疗。冬天，医院的墙上挂着羊毛毯，夏天悬挂着马提亚·普莱蒂（Mattia Preti）^① 的油画。医院不仅空间大、采光充足，而且空气也很新鲜，这些优点获得了骑士们（在整个 16 世纪的医护人员中他们是一枝独秀的）的信赖。此外，与其他同时代的医院不同的是，那些医院中的病人通常使用沾满各种细菌的木制浅盘吃饭，但这家医院使用银质的盘子和杯子。这自然降低了滋生传染病的风险。医院对每件器物都仔细编号，在边盖上刻有圣灵标记的徽章。骑士们最终明白了优良护理的价值，他们中所有人无论资历深浅，都竭尽全力履行巡视病房的责任，周五会轮到大团长自己。对“我们的主人——病人”来说，只有做到最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只要我一人能活下去，我的军队就能取得胜利！”这是苏莱曼在听到坏消息时说出的名言，他非常正确。假如他在 1522 年能亲自主导指挥的话，那么可能就不会在皮亚拉和穆斯塔法之间发生具有破坏性的对抗。他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充满灵感的指挥才能，也许能够挽回局势。当时他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发誓要在来年春天亲自领导一场对马耳他的远征，不过后来他改变了想法，代之以针对匈牙利和奥地利

^① 1613—1699 年。是那不勒斯学校的一位画家，他在马耳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 38 年。

的战争。1566年9月5日，当他在斯格特瓦尔镇（Szigetvar）的一处匈牙利要塞外扎营的时候，死于突然中风（也可能是心脏病）。尽管如此，在奥斯曼帝国的10位苏丹中，他仍然是最伟大的。苏莱曼不但极大地扩张了他的帝国，而且把其帝国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制度和法制的基础上；同时帝国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很大程度上要靠他的个人威望。如果他的继任人能有他一小部分能力的话，那么地中海的历史可能会大不一样了。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当人们仍然在为骑士们在马耳他的英勇抵抗而兴高采烈的时候，苏丹死亡的消息无疑更是引起了一片欢腾。不过疑问依旧存在：土耳其人永远停止前进了吗？这是否只是他们向前推进道路上的一次暂时停顿？苏莱曼的继任者是他与其最心爱的妻子（欧洲人所知道的洛克塞拉娜，她是位乌克兰牧师的女儿）所生的长子。谢里姆二世（Selim II）有一个他当之无愧的绰号——“酒鬼”，他与其令人敬畏的父亲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矮胖、不可救药的放纵，谢里姆二世对国家事务毫不关心，他更愿意将帝国的管理权交给他的女婿索克鲁·穆罕默德帕夏（Sokollu Mehmet Pasha），后者很快就成为他的女婿。索克鲁是出生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是苏莱曼时期的最后一位维齐尔，事实上，就是他在老苏丹死亡的时候为其合上了眼睛，他完全有能力将他逝去主人的政策方针在新君主的统治时期推行下去。索克鲁有一个长期以来十分重视的计划，就是修建一条穿过苏伊士地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这个计划比斐迪南·德·雷塞布（Ferdinand de Lesseps）的早了三个世纪，如果他成功的话，历史将会因此而改变。不过可惜的是，在索克鲁的有生之年，“酒鬼”谢里姆都没有同意他的计划。

因为谢里姆看上了塞浦路斯。过去总是认为——这很可能是真的——谢里姆决意占领塞浦路斯岛，只是因为他喜好那里生产的非同

一般的烈性葡萄酒。实际上，塞浦路斯的战略价值和它肥沃的土地一样重要。令人吃惊的是，在之前的这么多年里，苏莱曼一直没有采取措施把基督徒们从离自己国土南部海岸不到 50 米的地方赶走。塞浦路斯过去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殖民地，1568 年 2 月，威尼斯从那里得到许多令人不安的消息。据说土耳其间谍们在岛上活动，挑起了当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群众中许多人对威尼斯共和国的主权并没有特别偏爱。与此同时，土耳其舰队正在塞浦路斯的港口外探测。最让人忧虑的是，苏丹在近期刚刚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达成了八年的停战协议，这使得他能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新的作战计划上。的确，谢里姆在他登基时与威尼斯签订过和平条约，不过人们对他会怎么行事还一无所知，更何况谣传在人群中滋生了越来越多的精神和情绪上的不安定因素。

所有这些谣言以及其他同类型的消息，在 1569 年间一直被传播着。直到 1570 年 1 月包含苏丹准确意图的消息传到了威尼斯，这些谣言才被终止。威尼斯人巴罗伊（Bailo）在伊斯坦布尔被索克鲁召见，他们长谈许久，索克鲁告知他，苏丹认为塞浦路斯自古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这之后的一两天内，土耳其人大量逮捕威尼斯商人，在港口扣押威尼斯船只，3 月 28 日，一位土耳其大使特意给威尼斯总督传达了最后通牒：除非威尼斯人自动放弃塞浦路斯，否则，土耳其将用武力占领该岛。威尼斯人的答复简明扼要：威尼斯人对苏丹准备打破他不久前刚缔结的条约深感震惊；作为塞浦路斯的主人，威尼斯将在耶稣基督的庇佑下，鼓起勇气去保卫它。

威尼斯共和国向所有的基督教国家求援，不过它们的回应并不热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指出他与土耳其签订的正式停战协定还要维持八年。法国摄政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一边和西班牙为了弗兰德斯（Flanders）地区争来吵去，一